

我最好的朋友，整容嫁豪门

事情是这样的，我最好的朋友的老公，对不起她。

我最好的朋友是个恋爱天才。

很了解男人的那种。

这样的女孩身上，总交错着许多幸运和不幸。

比如，幸运的是，几年以前，她靠整容嫁入了豪门。

不幸的是，婚后，她的豪门老公多次做对不起她的事情。

又幸运是，她转移财产离婚时，还算顺利。

但就在离婚进行时中，新的不幸又出现了：她的豪门老公家族破产了。

2021 年 5 月，她老公张牙舞爪地坐在我面前，一把刀插在我的办公桌上，威胁我说出她的下落，以及——最重要的——她是不是放了点钱在我这。

我镇定地整了整衣领说：我真不知道。

然后他就一刀捅了过来，当着整个科室摄像设备的面。

他吼着：「反正老子破产了，什么也不怕了，都给老子去死吧！」

那一瞬间我想了很多，或者我本来应该在被捅死前思考完我这一生，但——

外面响起了我的实习生敲门的声音：「院长，您没事吧？」

「没事。」

几分钟后，我最好朋友的老公在手术台上睁开眼睛。他刚刚吸入了少许麻醉药，差点因为断气把自己憋死，脑子还是昏的，便马上发现自己被捆在了手术台上；他果不其然地像所有狂躁病人一样扭动起来，并且气得大吼：「你干什么？！你怎么还没死？！」

我正在检查碘伏消毒水的情况。我弹了弹针管——可能那个针管太厚，碘伏消毒水的颜色太惊悚令他哆嗦了一下，但天地良心，那确实只是一管普通的消毒水——他加倍挣扎起来，并且毫无结果。

「安静。」我说，「不然我只能再给你上镇定剂了。」

他深吸一口气，咬牙切齿：「你怎么没死？」

我用关爱智障的眼神看着他：「你以为就你一个人医闹吗？」

他惊恐又不明所以地看着我。

于是我叹了口气，露出手术服下的一角。

「看到了吗？我们医护人员都要穿防弹衣的。」

他咬牙切齿：「你怎么早没被捅死？你想做什么？」

「别说脏话。」我仔细端详他的脸颊。「你晚上睡觉打鼾声音那么大，真的有人愿意陪你睡吗？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你鼻中隔偏曲。非常明显。你结婚时就这样了，现在更加明显了。」我说。看到他的鼻子，我的职业病犯了。

他厌恶地看着我：「关你 X 事。」

我转过头继续配消毒水。

他忍不住了，不由得继续问：「鼻中隔偏曲是什么？你们整容医生怎么这么多怪话？」

「就是你的鼻子是歪的。你自己没感觉到吗？你整个鼻梁会往左边偏一些。」

「……」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，你不会是要给我整鼻子吧？老子不整！！！」

他的麻醉药退去了不少，力气也逐渐恢复，床板被他扭得吱呀吱呀响。

「安静，安静。」我摁着他说，「你很幸运，因为我是一个见不得瑕疵的人。我会给你做手术修复这个鼻中隔偏曲。当然，

为了避免术后你的鼻梁高度下降，我还会送你一套鼻梁假体。感谢我吧，如果要像其他顾客一样正常收费，你这种手术最低也是 12 万起。虽然以前对你来说也就是一个包的钱，但现在的你，确实出不起。」

「我 X 你……」

「安静。」我把镇定药剂按在他脸上，看着他带着仇恨的眼神晕厥过去。

十二个小时后，我再度回到手术室。他成功地被饿到奄奄一息，连在床板上挣扎都没什么力气了。

但他仍然仇恨地看着我：「你不是说给我做那什么手术吗？为什么又把我丢在这里？你和白露是不是商量好的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我被绑了十几个小时，动都不能动！」

白露就是我最好的朋友。

我回答他：「因为我不希望你死。你的手术是需要全麻的。做全麻手术之前，患者必须空腹十二个小时，禁水禁食，否则做手术时会死。」

他瞪着我，眼中再度露出了恐惧。我知道他终于明白了——我是认真要给他做手术的。

「但是你要放心。」我推着他的手术床，像每一次手术前安慰病人那样，对他说：「你除了携带梅毒和 HPV 之外，其他指标

一切正常，又完成了空腹流程，可以进行手术。放心，性病患者也是可以手术的，我们外科医生一视同仁。」

「我不做！你他妈有这么好心，给我做鼻子？」

「不。你这台手术不是鼻子。鼻子是我额外送你的。」

我把手术灯打开，剧烈的无影灯光刺着他的眼睛，他甚至被激出眼泪来。

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！你 XXX 的不会是要割我一个肾吧？！」他恐惧地吼着，回音从天花板上传回来。

我对他说：「不要抗拒，我不会割你的肾，而且也没人想要梅毒病人的肾。但你确实要做个大手术，这会改变你人生的。别紧张，你不知道吧？——白露，你的妻子，一生中做过七台整形手术，她通过这七台手术改变了人生。这些手术，都是我做的。」

第一台手术，割双眼皮。

十年前，我大学毕业前夕，白露坐了六个小时的车赶到我学校。

她突然出现时很是轰动了一阵。因为在我们这种医科院校，很多女生不得不素面朝天，男生也难免蓬头垢面，遇到一个即使风尘仆仆却精致时髦的美女，谁都要痴看几眼。但白露全然不在乎。

她握着我的手，不顾我刚从实习科室里出来，白大褂都没换，一身疲惫——她说：「卫霜，求你了，只有你能帮我了。」

我眼前一黑，我第一反应是：「你和元野怀孕了？几周了？检查了吗？」

元野是她当时的男朋友，和她一样，都是艺术专业。像所有即将毕业的艺术系男生一样，长得还不错，家里有点小钱，但毕业后肉眼可见地没什么前途。

她眼睛都不眨地反驳我：「别胡说！我没怀孕。我是要你给我整容。」

「什么？！」

这比怀孕更离谱了。

我给她列举了无数理由，告诉她此事绝无可能。最重要的有两条，第一，我本科都没毕业，要知道我们医科生硕士毕业了都要很久才能操刀；第二，白露已经够漂亮了，没必要整容。

但她像中学时执意挡在霸凌我的人面前那样，坚持，凶狠，难缠，不听任何人讲话。

「我知道你是什么水平，」她说，「你是真正的天才，除了你，还有谁能在本科阶段就去大医院实习？而且你最近，不是一直告诉我，你想试着自己操刀吗？」

我当时也像她后来的老公一样，觉得她疯了。但是，你知道，如果你最好的朋友是那种爱情天才，从小恋爱不断永远被人狂

追，她想要的事情一定会得到。

她不回学校，硬是缠了我三天三夜。

白天，她给我买早饭，送午饭，不顾科室里其他男生痴看的目光哀求我。

晚上，她就睡在我寝室里，在我的耳边一遍又一遍地说：

「卫霜，其他医生我都不相信，我真的只有你了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相信你不会把我做毁的。」

我严词拒绝了三天。

起初，我希望打消她一定要整容的念头，后来我只能退而求其次给她推荐了我自己的导师周主任。

周主任是有二十年外科经验的大师，割双眼皮也有十二年了，是所有我认识的人里最靠谱的整容医生。而且，最重要的是，我在周主任手下实习，已经亲眼目睹她的几场手术了——都非常完美，患者，不，应该叫求美者，都非常满意。

但是白露永远比我想象得更离谱。我把她摁在周主任办公室里面诊，千求万请的，结果半个小时后周主任就问我：你那个朋友，面诊完怎么直接跑了？

我心力交瘁，到处找她。而且更疲惫的是，元野也给我狂发信息寻求他女朋友的下落，说她突然失踪，招呼都不打一个。

我有着丰富的，和白露男朋友们交流的经验。毕竟以前她想分手了就会来找我，那些男朋友们经常被搞得不知所措。

最后，在一个筋疲力尽的夜晚，我在我宿舍楼顶找到了她。

那时候夜风已经有点冷了，她穿着一条白裙子，蹲在地上，瑟瑟发抖。我毫无办法，只能走过去，把我自己的白大褂解下来挂在她身上。

我记得我说：「别感冒了。」

而白露哇一声哭了：「我又不相信别人！卫霜，你为什么就是不愿意给我做呢？」

我：「……我要是现在毕业了，就算我还是个科室新人医生，我也敢给你做。我现在真的不行，我没有经验。」

白露：「可你总要有经验的呀。你要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外科医生不是吗？到时候全国的人都来你这里做手术，你开价再高也有人做。我给你练手，我来做你的第一个经验，不好吗？——你不就是缺第一次操刀吗？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相信你不会害我的。」

那一晚她死死哀求着我。或许是因为她哭着哀求我的时候，我确实很难拒绝她；也或许是因为她说中了我心里暗藏的野心——我想成为世界上最强的整外科医生。

我要技术绝伦，满载名声，而且大把大把挣钱。

白露是那种总能把握住最好时机的女孩。她当时确实选择了最好的时机：我野心勃勃，年轻，热血，有点愚蠢。我年纪再大一点，所经历过的手术案例再多一些的话，我是无论如何不敢给她操刀的。

总而言之，我忘了我如何操作的细节；我如何缜密计划，凑齐了正式手术的药品和器材；我又如何胆大妄为，在一个午夜偷偷带着她潜入了我们没人的解剖实验室。麻醉之前，昨天刚刚解剖完的遗体就在我们边上躺着。

我一边配药一边问她：「你怕吗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」

她说：「怕。就因为这么怕，必须是你来给我开刀。」

那时候其实我并不希望她真的后悔——毕竟，看过了几台手术后，我就想亲自操刀的念头一直挥之不去——哪怕这极其离谱。我稍微做错了任何一个细节，哪怕是局部麻醉时配的药不对，都足以置白露于死地，也令我后悔终身。

但是，或许白露这个人运气真的很好。

她的手术即时效果，看起来非常成功。

术后当场，她就顶着纱布回去了。而我陷入了首次做手术后的贤者时间，开始质疑自己，开始后悔自己没弄好，开始认为自己是傻逼：我这是彻头彻尾的违规操作。学校开除我都是轻的，甚至可以判我刑。

那一个月，我被痛苦折磨，瘦了十几斤。

但白露判若两人。十几天后，她给我发来她在她所在城市医院拆线后的照片：眼皮干净利落，而且是漂亮的半扇形；再过半个月后，她已经直接跟我带妆视频了。

「好看吗？」她在视频里笑颜如花，「我就说你肯定能做好。」

「还有没有哪里痛？眼皮有没有淤青？你把眼妆卸了，这样我都看不清恢复情况了。」我关心的是另一些问题。

「一点都不痛！也没有淤青！」她哈哈大笑，「放心啦，你就是个天才医生，那个周主任都不一定比你好。」

平心而论，她那时候确实好看了很多。虽然白露本来就是个很美很美的女孩——否则她也不会从小到大都有那么多人追。但是，做了双眼皮以后，她的精致感更上一层楼，就像是路人美女升级成明星一样。

新垣结衣！对，我记得，后来有很多人说她的眼睛像新垣结衣。用明星模板来比喻的话，就是那种效果。

但我那时候太焦虑了。倘若放到现在，我会更乐意去欣赏我的「作品」，而不是不安于术后效果。

「你跟元野分手了？」我问她。

「对啊。他找你了？」在视频另一边，她的语气忽然冷了下来。

「你不喜欢他了？怎么要分手呢？」我想不明白，「他还给我发了好多条小作文。」

「你别理他。」白露明亮的眼睛隔着十年前的视频看过来，她说：「我要出国了，卫霜。」

.....

十年后，白露的丈夫躺在床上，猛地冷笑起来：「她那个前男友我见过，一个废物。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十年前她就做了别人的小三！她做了她导师的小三！要不是那样，她能去英国？」

我客观地指出：「白露家里那时候很有钱，不需要依靠别人的力量出国。元野后来在网上诋毁她，被她的公司起诉过，他败诉了。」

「不！你个傻逼！」他吼道，「白露就是为了做人小三才整容的！她就是这样人！她那个导师就喜欢双眼皮吧！我就知道！这贱人！」

「你饿了十二个小时，怎么还这么有力气呢？」我问。

他呆滞地，忽然十分颓废地哑着嗓子说：「你这种恋爱都没谈过的老女人，你又懂什么呢？她出没出轨过，我能不知道吗？这女人骗得我太深了……她为什么会找你做好朋友呢？就凭你能给她整容吗？」

「不要评价我和她的关系，小王总。你再激怒我，我可能会真的取掉你一个肾。你最好注意一点，你家破产了，你也已经买不起肾了。」

他冷笑了一下：「那你到底要给我做什么？」

「我会给你做改变你人生的手术。就像我给白露做的一样。」

第二台手术，鼻综合。

白露从英国回来时，我终于勉强当上了住院医师。这就是医科生的悲惨之处了：人家留学风光归来或者已经纵横职场初有小成时，我们才刚刚毕业，还得在各种主任手下熬资历。

所以白露找到我时，我很是吃了一惊。

「你不是前几天还说你在准备毕业论文吗？怎么现在就突然回来了？」我左右打量她，她妆容更精致了，气质也更非凡——总之，她站在我身边永远充满女性魅力，而我被显得如此平凡干瘪，不会有人注意到我。

但我从不会嫉妒她。或者说，她那种危险的魅力某种意义上保护了我——那个呆呆的、偏执的、有些离群居所的我。

「我找你有事。」她单刀直入。

我忽然有种熟悉的不详的预感。

果然——

「不！不行！绝对不行！」我极其激烈地拒绝她，甚至语无伦次：「你以为我还是 20 出头吗？！我当年是疯了才给你做！现在绝对不可能！我不会给你做的！而且你为什么还要整鼻子！你鼻子够好的了！」

「卫霜，你听我说。」

「这次我绝对不可能听你说。你这个要求太离谱了。」

「卫霜，我是休学回来的。」她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说，「我爸年初被 shuanggui 了，我妈妈也去世了，你知道吗？」

「嗯……」

我想起童年时，白露带我去他们家里的小花园。我第一次看到带小花园的院子——她给我指每一种花，蔷薇、牡丹、海棠，她说那是她爸爸种的，她妈妈亲自打理的。

偶尔我们会遇到她妈妈。她妈妈会笑着念叨我的名字，然后感叹：「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你们俩，真好。」

直到后来，她爸上了新闻我们才知道——当时，确实有很多企业或者官员，因为她爸爱花，而送一些名贵的花种——我们那时候并不知道，有的只是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漂亮花盆，就价值十几万。

白露望着我说：「我休学回来，是瞒着家里的。我家没钱了，我学费没法交了。」

「怎么会……」

「你以为我爸像所有 tanwu 的人一样都转移了很多钱在国外吗？」她苦笑说，「没有的。我爸只知道养花，连我妈之前进 ICU 的钱都是借的。我家现在真的没钱了。」

我不知道说什么的手，她猛地抓住了我的手，还是和多年前一样柔软、热烈。

「卫霜，我现在只有你了。我知道你会帮我的。」她灼灼看着我，「我和一个 MCN 机构签约了，我要开始做时尚博主了，他们会用最好的资源推我，我一定会红。等我有钱了，我就能把家里欠的钱还了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前提是，他们要我把鼻子整了，否则不会和我签约。」她垂下眼角，那里的双眼皮痕迹依旧利落又精致——「我现在的鼻子不是难看，但是不够上镜。」

我无话可说。

最后的最后，我只记得那双炯炯的眼睛，还有抓紧我的手——

「卫霜，我只有你了，你会帮我的，对吧？如果一定要有人在 我身上留下痕迹，我希望那是你。」

于是我又一次违规操作了。

只不过这一次是在我导师周院长——周主任从主任升级成院长了——的默许下，我拥有了最好的手术室，最贴心的护士团队。

甚至，我预支了微薄的工资，去买了她要用的进口鼻部假体，周院长也为我大开绿灯。

我记得手术足足做了三个小时。其实这台手术难度并不大，只有鼻梁假体植入、耳软骨鼻尖塑形和垫鼻基底。

以现在的整形眼光看来，这都是很寻常的手术。

是我做到中途忽然开始不行了。因为——鼻子的手术，大概不了解的人是没有意识的——那是把你麻醉，然后整个把你鼻子掀开。

我已经随着周院长见过了很多台这样的手术。但是，只有那天，我忽然开始晕血了。

护士看到了我的情况，问我要不要换周院长来——可能是那一瞬间，白露躺在那里的样子让我更加焦虑，我忽然又清醒了，对护士说拿葡萄糖来，给我擦汗。

我灌下了一大口葡萄糖，开始埋头雕刻假体。

假体是需要雕刻的。我以前给周院长做助手，也雕刻过不少——但是，每个都和白露今天的不一样。

我反复把假体放在她的鼻梁上比较，想象。

此时我才又一次明白，多年前还是本科生的我，胆敢给她割双眼皮，是何其的妄为！对整形外科这件事，你了解得越多，就越会觉得自己无知。

渐渐地，我陷进去了，连护士不再给我擦汗了，我都没注意到。我临时改变了一点点角度，调低了白露的鼻额角，让她拥有了一个更加自然和娇俏的山根转角。

这其实和我们一开始说好的并不一致。

但那一刻我信心十足如有神助，切割假体动刀飞快，谁也阻拦不了我。

填充，搭支架，顺便把鼻翼缩小一点点，最后，缝合，剪线。我一气呵成。

护士后来说，走出手术室，我直接累得在休息室里睡着了，连手术室内用的鞋套都没脱。

最终，白露的这台手术也极其，极其成功。

术后即时效果，干净漂亮。

术后三个月，恢复完美，自然脱俗，和当时主流的那些网红鼻子，截然不同。

白露马上就成功签约，成了「英国留学时尚博主」中的一员，以个性白富美风格网红一时，甚至开始被邀请去一些时装周，坐在前排。

而那是我主刀的第一台鼻整形手术。从那之后，我的整形外科生涯一片坦途，开始逐渐名声大噪。

周院长赞叹我是三十年一遇的天才，手快心稳，天生就是该吃整外科这碗饭的料。

直到她再次找到了我，要求重新做鼻子。

.....

十年后的手术台上，白露的丈夫瞪着我，嘲笑道：「哟，你不是说你做得好吗？做得好为什么又要重做？庸医啊你？」

「是因为你啊。」我答道，「她的鼻子是我最满意的作品，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是绝不会给她重新做手术的。」

第三台手术，鼻修复。

白露再度从英国回来时，我记得我已经拥有一个独立科室，能够被称为「卫主任」了。这样快速的升迁可不多见。

除了周院长培养我，也确实是因为我一门心思扑在整外科上，除此之外，我没有家庭，没有娱乐，没有恋爱，什么也没有。

她这次是直接进我办公室的。人拎着爱马仕，脖子上戴着宝格丽，手腕上挂着卡地亚，头发也变得更丰盈了，整个人比过去有钱多了，但带着一股时髦的忧郁气息。

我几乎瞬间认出了她来。但几乎又认不出她来。

「你怎么回来了？」我紧紧握着她的手。她的手仍然像小时候一样滚烫。

「我没拿到毕业证。」她憔悴地说。

我一愣。随即我又意识到——没能毕业，这种事情，或许我早就预料到了——毕竟白露从来不是一个学霸，而且，这个世界上，有很多人追而且时尚事业也很成功的美女，要求她还要以优异成绩从伦敦那种学校里顺利毕业，本来就很严格吧？

「硕士没毕业也没什么，你还有本科呢。」我说，「你有那么多工作经验，哪里的工作找不到？再说了，你现在不是做博主做得很好吗，都能买爱马仕了。」

我有些羡慕地看着她。

我那时候也才刚刚脱离土鳖书呆子的状态。

我才刚刚开始识别大牌，我甚至不是自己买不起——但是，爱马仕的铂金包，也只有来求周院长整形的贵妇才能拥有。

她淡淡笑了一下，说：「这不是我自己买的。」

「噢……」

「卫霜，我要结婚了。」她忽然抓紧我的手臂说。

「什么！」我懵了。仿佛就在昨天，她还和元野纠缠不清，元野因为她提出分手而狂发酒疯，甚至连夜给我弹十几篇深情又肉麻的小作文。

「我要结婚了。」她抓着我，明明说话的语气那么热切，我却听出了一种哀伤——「你要帮我。」

「怎么了？」

「我必须把我鼻子上的驼峰磨掉。他们家是喜欢算命的那种有钱人家，他们说这个驼峰会克夫。如果我不磨掉，他妈妈不会让我进门的。」

我当然想再次拒绝这个离谱的提议。或者说，白露要求我整形的提议本来就，一次比一次离谱。

驼峰鼻这个东西，如果你熟悉刘亦菲的脸，那就明白了。

许多女孩如今点名要求整出这种有点棱角的鼻子，它会制造出一种清冷又有点距离的效果，中和你脸上其他的面部软组织——总之，这绝不是一个坏东西。

而且它在白露的脸上，极其极其恰到好处。

甚至她在网上的粉丝们，也有夸赞她的驼峰鼻美丽的——她的驼峰不是我上一次给她垫的，是她天生的。

我说：「这种迷信的人家，不嫁也罢。」

她露出了一种我无法拒绝的难过的脸：「我想要孩子了，卫霜。我爸爸在牢里，年纪大了，他想看我结婚。」

我不记得她后来又说了些什么。

总之，像每一次一样，我无法拒绝她的任何要求。

她躺在手术台上时，我又想起我们小的时候。

那时候我孤僻无言，整日整日坐在教室角落里不说话。她从一群孩子的簇拥当中走到我面前说：「你怎么一个人？跟我玩！」

我被小小的，有着滚烫手掌的她拉了起来，我懵懵懂懂，无法拒绝，然后我们的生活永远被绑在了一起。

.....

十年后，她丈夫小王总躺在手术台上，震惊大喊：「我怎么不记得她有驼峰？」

我忍不住叹了口气。因为他一如既往地，很蠢很蠢。

「因为我给她磨掉了，结婚后你见到的都是磨掉鼻驼峰的她。磨驼峰是个非常，非常小的手术，安全性也很高。对于我来说，这甚至不算什么手术。」

「不对。」她丈夫说，「我又不是不认识之前的她，我怎么都不记得她鼻子上有驼峰？说我妈让她磨的，我妈什么时候说过这话，我怎么不知道？」

「你妈，你们家所有人，私下为难她的每一句话，你都知道吗？」

「……」他陷入了短暂的沉默。

「你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，小王总。比如，你知道她为了你去隆胸吗？」

第四台手术，隆胸。

我对白露的婚礼感受极度不好。

即使我是伴娘，即使我是她婚礼上学历和职称最高的人，我被许多比我有钱得多的人赞美，被贵妇们排队约了面诊，出尽了风头。

即使她的豪门夫家出了大钱，把我们所有人都用私人飞机运到了马尔代夫，又包下了整个岛，我们全程豪华酒店，全程美酒海鲜，伴手礼还是爱马仕和卡地亚。

我在看到她丈夫小王总的第一眼，感受仍然是——这人，不行。

我直到抵达马尔代夫的第二天才见到小王总本人。此前，这桩婚事在国内网络上被誉为一种奇异的美谈：浪子富二代和唯美网红，成功的海后和看起来收心的海王。

但是见到他的第一眼，我就明白了：这人不可能收心。

除了言谈粗鄙，英语都说不流畅之外——据说他的耶鲁学历全靠买的——他抱着白露拍照时，一直露出一种炫耀的表情。他不断地催促着白露换衣服、拍照，以及「去给兄弟们看看」。

就像那种炫耀自己获得了一个千万网红一样。和炫耀自己买了个爱马仕稀有皮包包，没什么区别。

我感觉极度不适，所以她单独过来的时候，我忍不住刻薄地说：「他睡觉时打鼾，你睡在他旁边，能睡着吗？」

「你怎么知道他打鼾？」

「他鼻中隔偏曲，非常明显。有鼻中隔偏曲的人都会打鼾——这个人比你以前谈过的人都难看。」

「噢。」她笑着说，「但他们是他们当中最有钱的。」

我感到一阵心痛。

「就这？」

「就这。」她叹了口气说，「对我来说够了，因为我没有你那么聪明，卫霜。我又不会学习，又不会考试，我爸还坐牢了，而我只会谈恋爱，年纪还越来越大了。我做不到像你那样靠自己的。」

「我也没你漂亮，没你受欢迎啊。」

她笑了起来，揽住我说：「所以我只有你呀。」

她并不是只有我。几个小时后，她穿着 Vera Wang 的婚纱，交换了卡地亚的戒指，在知名钢琴家的伴奏声中含泪交换了誓词。而我，举着她长长的裙摆，看着她和小王总亲吻，心中无比酸涩又觉得可笑：我最好的朋友，曾经有过那么多帅气的、狂野的、有才的、有钱的男朋友，但最终她选了一个最有钱也最恶名远扬的。

婚礼结束后，我在闷闷不乐中继续我蒸蒸日上的事业——平均每天接待 2 个以上想要整形的贵妇。而白露去欧洲度蜜月了，我本来以为她要一个多月后才能回来。

但是，不到半个月她就回来了。

这次她对态度强硬，直接对我说：「我知道有几个整形医院都在挖你，你想离开三甲很久了，对吧？」

「那当然。所有整外科的人在三甲待到一定年龄，都是要走的。三甲事情太多了。」

「那好。你不要去任何一家医院。」她强调道，「我给你投资，你来当院长。」

「什么？！」我手忙脚乱，差点把办公桌上的茶，泼到她几万块的香奈儿外套上。

「小时候我不就说过吗？我来出钱，你来做院长。」她镇定地说，「与其给别人打工，为什么不给自己打工呢？而且你是天才呀——像你这样的天才，卫霜，你要做好多好多台手术，想做什么做什么。」

我又一次，又一次像 20 岁出头那样，被她说得心头火烫。我知道自己的年龄资历经验都不够，但那种野心就像她许诺的火焰一样吞没了我。

「你要我做什么？」

「我要隆胸。」她解开外套说，「给我隆到 D 杯。」

我是再度觉得白露实在没什么隆胸的必要。在网红中，她也已经算 TOP 级美女的那一类了——但是她一句话就堵住了我：

「小王总就喜欢胸大的。」

好吧，我无话可说。在我们整形外科，求美者绝大部分的整形理由，都是为了想要取悦男人——这是一件既悲哀又没法解决的事情。

「但我没做过胸部。我擅长的是鼻子和眼睛。」我说，「我给你安排我们院最好的隆胸医生——」

「不，我就要你做。」

果然，她又来了。这一次我拒绝得比过去都要坚定，她也比过去任何一次都要固执，理由仅仅是：她想让我在她身上留下痕迹。

「别闹了，」我恼火地对她说，「我都没做过胸部！我连胸部假体的牌子都分不清！」

「我要做傲诺拉的假体，我都准备好了。」她马上说，「我不信任别人，我相信你能做好，你什么都能做好。」

「不可能的！」

「你就能的！给我做眼睛鼻子不也是你第一次吗？做完我这台胸部，你肯定也能做好其他人的隆胸了！我知道你一直想开拓业务线！这样不好吗？！」

我被她缠得没办法，不得不逃离我的办公室。而她一路跟着我，唠唠叨叨，令人头疼——但我也算个有经验的医生了，我则打算先让她把体检、拍片子什么的都做了，再慢慢劝她。

然而，拿到她体检报告单的那一刻，我感到浑身的血都凝固了。

「你再抽一遍血。」我对她说。

「不用了。」她镇定地看着我，「测出什么来了？」

「你怎么会有梅毒？你的梅毒螺旋体为什么是阳性？！」我瞪着她，感觉自己说话时在颤抖。

她露出了那种淡淡的，带着哀伤和嘲讽的表情。我马上就知道了她的意思。我狠狠握住拳头，指甲嵌入肉里。

「小王总出去鬼混？他传染给你了？」我咬牙切齿。

「他一直这样的。」她答道。

「那你为什么……」

我想质问她为何要和这种人结婚，为何如此不爱惜自己，为何要这样，一次又一次把自己逼向离谱的选择——但她只是抱住了我，哭了起来。

「卫霜。」她低低说，「我的人生已经走到这一步了。所以我没办法。我只有你了。」

我也没有办法。我每一次都对她没有办法。

所以我又一次亲自为她做了手术。只是这一次和每一个前一次都不同——我不得不戴上防护面罩，护士们也得全副武装。

全麻之前，我对躺在手术台上的她说：「别担心。睡一觉就好了。」

她甜甜笑起来：「我知道啊。卫霜，我有时候希望我能成为你，像你那样优秀……但我知道我做不到。所以，我想看着你成功。」

我忘了我怎么做完那台手术的。总而言之，那和之前的每一次都很相似——手术效果极好，手术成果极其优秀，手术结束后我的名声再度上了一个台阶，求我做隆胸的客人也变得更多了。

不同的是，我从来没有一次，这样难过。

我记得那天做完手术后很久，我一直恍恍惚惚的，后来又不知为什么回到了手术室里，那时候我的实习生正在打扫。

「卫老师辛苦了。」实习生马上给我打招呼，特别佩服地对我说：「这还是个梅毒病人呢，老师太不容易了。我来得不久，还是第一次见到梅毒病人的手术。」

「你们怎么还不休息？」

「我们把这些有风险的医疗废弃物处理了就去。谢谢老师。」

我都有实习生了。仿佛还在昨天，我自己还是周主任手下的实习生，胆大包天，偷了手术刀去解剖实验室里给白露割双眼皮。

那是本来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关于三甲医院的记忆了。在那之后，我就拥有了自己的医院，日日客满，技艺精进，名声更胜，直到今日。

.....

十年后，今日的手术台上，小王总冷笑道：「她还隆胸了？她告诉我是我给她揉大的……呸。这贱人没一句真话。」

我看着他说：「你自己得了梅毒，还传染给妻子，你什么也不想说吗？」

他轻蔑地说：「这有什么，莫扎特都有梅毒呢。再说她一个爹被人搞下去的网红，嫁给我，不就是图钱，图阶级跨越吗？」

我仔细打量着他。他厌恶地瞪着我：「干什么？！」

我说：「你其实知道自己不行，觉得自己不靠钱，没人会真爱自己，对吗？」

「白露不也一样吗？」他反问道，「她不就是一个捞女吗？不整容，她能嫁给我？」

我沉默了片刻。我知道在漫长又短暂的岁月之间，其实他们比我想象的拥有过更多可能性和真心——但是，那些可能性和真心，都已经错过了。

「后来呢？」他问，「她还整了哪里？」

「你一点也不知道吗？她下一台手术，那是最危险的一次，你把她从楼上推下来，她流产了，差点死了。」

第五台手术，全脸修复。

白露第五次手术的主要施术者其实不是我，是急救科。

她被救护车推进来的时候已经快不行了。我记得我得到消息，脑子嗡嗡作响，丢下正在面诊的客人就冲到大厅，冲向她的手术车——她的一只眼睛在流血，只有另一只眼睛能看到，她望着我，嘴唇颤抖。

我紧紧握住她的手，我听见我自己在哭。

我说：「别怕，我在。我在，我在，白露，我在这里。我们是三甲医院，最好的医院。你不会有事的。」

然后我就听到急救室的门被推开的声音。她被推进了手术室，而我跌在原地，手足无措。直到我被同事们架起来，强行给我上了呼吸机。

「卫主任过呼吸了。」同事在我耳边说，「卫主任，放松，卫主任，别紧张。」

我忘了那一天我是怎么过来的。幸亏我的顾客很能理解我没有去投诉——但我也不在意了。我像所有不冷静的家属一样，在手术室门外痛哭、锤墙、绝望。最后施救的医生走出来时，我甚至站都站不起来，几乎是爬着过去的——

「别担心，卫主任。」主治医生扶着我叹了口气说，「她没事，但你要和她商量一下，找个律师然后报警吧。」

我后来才知道她是被小王总从楼梯上推下来了。病房里逐渐堆满了礼物和鲜花，但她肚子里那个两个月的孩子，再也回不来了。

我怒不可遏，但在她面前，我不敢提任何一句。

她醒来的那天，我正在查房，得到这个消息我甚至是飞奔过去——然后，熹微的晨光里，她侧过半张有些难过的脸，淡淡说：

「卫霜，我现在是不是很难看？」

「没有。你现在要先把身体养好。」

她笑起来，露出豁开的鼻子，那曾经被评为十大网红名品鼻的鼻子，我曾经最好的作品，我只觉得心如刀绞——

「给我做全脸修复吧。」她说，「我知道你能做。我现在，就靠你了。」

她一点也不提失去的孩子。

我也小心翼翼地，不敢提——就好像我们曾经一次也没有玩笑般地谈起过未来那个孩子的事一样。

——「卫霜，我都要有小孩了，你什么时候有啊？」

——「我怎么可能。我连对象都没有。」

——「那好吧。我的小孩只能认你做干妈了，没法和你的小孩结拜做姐妹了。」

——「为什么一定是姐妹？你这才多久，没做胎儿性别鉴定吧。再说，做这个鉴定是违法的，就算是我也不能给你做。」

——「我知道啦。我只是感觉嘛……要是有两个小女孩，像我们小时候一样，就好了。到时候我们再种几盆花，像我爸爸的院子那样，开春了，她们就可以在花园里玩了。」

我在病房里想起我们说过的这些话，泪流满面。

从那以后，我得了急救室 PTSD，再也不能靠近急救室，否则会诱发过呼吸。

但我也再几乎见不到了。给白露做完全脸面部修复，我就离开了三甲医院，正式上任我自己整形医院的院长了。

.....

如今，小王总就躺在我自己的医院——我和白露共同的医院的手术台上，动弹不得。

我问他：「你当初为什么要把白露推下楼？」

他陷入了茫然。

他反问：「我怎么记得？她怀了孕脾气又不好，一天到晚的，事那么多。」

「你知道她怀了你的孩子吗？她住院后，你一次也没来过。」

「那又怎么样呢？」他不耐烦地说，「我妈不是都去过吗？」

.....

是，小王总从头到尾都没出现，只有他的母亲出现过一次，离开后冲我点了点头，拎着鳄鱼皮扬长而去。

而她走后，白露望着我，头一次露出了纯粹的快乐笑容——

「卫霜，我要离婚了。」

我心头大震，紧紧握住她手：「早该这样了。」

「我们开医院的钱也齐了。」她说，「刚才，他妈给了我两个亿，要我别起诉他。」

第六台手术，颧骨内推和下颌角磨骨。

「你知道吗，小王总？你真的是一个一无是处的，社会败类。」我望着手术台上的人说，「你离开你妈，离开你的家族，你什么也不是。」

「没本事的人最喜欢这样骂我。」他竟然开心起来了，「但我承认你是个有本事的人，卫霜，我服你整容的医术，你知不知道，以前夜总会里陪我喝酒的小姐，只要是听说我认识你，都

涌上来要我帮介绍挂你的号。我也服你，敢这样威胁我。所以，你和白露到底在搞什么？」

「别着急，我们还没说完呢——第六次整形，就是前不久，你们从度假村回来以后的事，还记得吗？」

他的眼睛猛地颤抖起来。

我走到他面前，仔细端详着他的脸。这张脸和十年前婚礼上那张脸几乎没有分别，除了——肌肤更垂更松，鼻中隔更加偏曲，面相更加恶心，令人作呕。

「你真的要好好感谢我。」我比划着他的鼻子说，「即使是三甲医院的医生，也很难再找到我这样又有审美，又有技术，还耐心愿意帮你的医生了。」

「滚！你信不信出去老子马上叫人弄死你？？？」

「你还这么有底气吗？」我惊讶地望着他，「你家不是都快破产了吗？你们工厂违规操作出了大事故，国家调查组都进驻了，你妈都被抓了，你把自己的零花钱买基金亏了几个亿，你还这么有底气？」

「老子就知道是你和白露一起举报了我们家——啊！！！」

「注意你的语言。」我放下手里的电棍说。「从刚才开始，你就一直口出脏话。小王总，我记得你是在耶鲁读的大学，比我和白露的学历都好。虽然这都是你家里砸的钱，但你怎么可以这么对不起母校的教养呢？」

「给老子爬——啊！啊！啊！」

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你是不是觉得，自己还有底牌？毕竟你自己的账户被限制以后，你用她的钱，她的账户都拿去买了比特币，现在涨到几百亿了……」

「你知道啊？」他冷笑道，「白露告诉你了？」

「她怎么能不告诉我呢？毕竟，这钱是她的婚前财产，也是我的——」

我取下了口罩。

他愣了片刻，随即像鬼一样嚎叫起来。

「你是谁！是谁！放开我！你到底是谁！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！白露！你个疯子，你——」

「别紧张，小王总。」我凑近了他的眼睛。而他动弹不得，甚至不敢看我。

「为什么不敢看这张脸呢？是不是会让你心里产生疑惑？」我微笑着摸摸自己的脸颊，「这不怪你，有时候我照照镜子，也会怀疑。」

我抬头看向手术室的镜子。镜子里是一张似真似幻的脸——扇形的精致双眼皮，修复了两次显得有些张力不足的鼻子，娇小利落的小脸，V型的下颌角。

「白露……」他恐惧地叫起来，「你别过来……你是自己掉到水里的……和我没关系……」

「啊，小王总，你承认是你把白露推到水库里去的了？」我摸着自己的下颌角说，「我还以为你会否认一下的。」

他冷汗涔涔，过了片刻后才冷静下来——他说：「卫霜，你把自己整成她了？你要用她的脸，对我复仇？」

我笑而不语。

他低声道：「你们两个真疯。你电视剧看多了吧。当初我就不应该认识你们……」

我比划着自己的下颌角，摸着那块缺失的地方，赞叹道：「你知道这台手术有多离谱吗？事实上，但凡你了解一点整形科学，就会知道，把一个人整成另一个人，是不可能的，因为颅骨大小、眼球、颧骨神经这些地方，都是动不了的……但是，多奇妙啊，我的颧骨颧弓内推以后，再削掉一部分下颌骨，切掉一点外板以后，我们竟然那么像，就好像，我们本来就是一体的……」

我感叹了一下：「不过，你知道吗，我们本来就被誉为是一对天才。她的前男友曾经说她是恋爱天才，而我是天才整形医生。」

他死死瞪着我，一语不发，直到我从手术架上取出一条骨头。

「这是什么！拿远点！」他惊恐喊起来。

「你怕什么呢？这是下颌骨，每个人都有的。」我说，「你猜，这是从卫霜身上取下来的，还是从白露身上取下来的？」

那条被切割后的、长长的、尖锐的下颌骨紧紧贴着他的脸，贴着他的眼球划过去，已经洗干净晾晒过了，却还带着一点红骨髓，一点黄骨髓，显得吓人又真实。他惊恐得要尖叫出来，但什么也叫不出来。

我用麻醉剂再度摀住了他。他瞪着我，徒然挣扎了两秒，彻底晕厥过去。

我对他说：「你真要感谢我。我要给你做的是第七台手术，不是鼻中隔修复——鼻中隔，是我额外送的。因为我实在是看不惯你这歪掉的鼻子。」

第七台手术，也是最后的手术了。

小王总从噩梦中醒来时，还在试图本能性地打鼾。

「醒了？」我亲切地看着他。

他像所有手术结束、从麻醉中醒来的病人一样无助。是的，即使是那样跋扈的人，在医学面前，也会如此无助。

医学是平等的，但婚姻不是。无论贫穷、富贵、健康、疾病，都可以让婚姻被毁于一旦。但无论你是谁，在麻醉剂面前，都会平等地晕厥过去。

「你干了……什么……」他嘶哑地说。

「我把她的第七台手术留给你了。」我微笑道，「我还送了你鼻中隔修复，感谢我吧。」

「什么第七台……」

「想知道吗？」我说，「你的手可以抬起来吧？试试——来，我帮你。来，摸摸自己。」

他颤抖着，摸向自己的裤子，然后骤然陷入僵硬。

「现在明白了吗？你的第七台手术，是变性手术。还记得你打她打到流产吗？现在，即使你不能怀孕，也有可能体验被打到流产的感觉哦。」我说，「我把她和我的痛苦，永远送给你了。现在，你也是女人了。而且还是个拥有漂亮鼻子的女人。为了让你身材更好，我还给你打了瘦肩针和瘦腿针，贴心吧？你们家现在也破产了，你找个有钱的好老公嫁了，应该不难吧？」

「不！！！！」

他，现在是她了，再度晕厥过去，瘫软在手术台上。

而我笑了笑，脱掉手术外套，脱掉帽子，脱掉鞋套，把一切医疗垃圾都扔进废弃桶里，走出了手术室。

「院长！」

「院长没事吧？」

所有人纷纷向我打招呼。而我心情平静，向我的同事们致意。

「没事。我今天又做了一台突破性的手术，以前没做过，但非常成功。」

「不愧是院长！」

「记得今天的手术室要全方位消毒。今天的病人携带梅毒和HPV，知道吗？」

「知道的，院长！您手上拿的这是什么？」

我看了一眼那个瓶子。瓶子里，一个黑色的长条状物正在沉沉浮浮。

「没什么，那是病人身上取下来的，也属于医疗废弃物。因为他有传染病嘛，所以还要泡一阵子消毒水。」

「好的。」

「等等。」我叫住我的同事说，「我明天可能不在医院，我不在的时候副院长你就是院长，病人苏醒以后的情绪注意安抚，但不要让他到处搞破坏，毕竟他有传染病，知道吗？」

.....

于是我拿着那罐东西，脱下白大褂，走向了我自己的车。

驾驶座上，一个全脸戴着口罩和墨镜的女孩正转头望着我微笑。

「完事啦？」她说。

「完事啦。」我说。

「我们以后去哪？」

「哪都行。」我说，「不过记得去能换比特币的地方。用你的账户买的，所以刷你的脸可以换，不是吗？」

她笑了一声，发动了引擎。晨光的空气里传来白露凝霜的气味时，我忽然意识到这段对话也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——在我们第一次跨进中学时，我被人霸凌，关在厕所空教室里出不去，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孤独守在那里时，黎明之前，她打破天窗，从外面跳了进来。

——「我们走吧。」十三岁的白露说。

——「去哪？」十三岁的我望着她被磕得灰扑扑的脸，呆呆地问。

于是她笑起来，用滚烫的掌心再次握住我。

——「哪都行。我们走吧。」

（全文完。本故事纯属虚构，请勿模仿。）

□ 白媚娘

